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旧唐书



旧唐书

(卷一五一～卷二〇〇下)

[后晋]刘昫等 撰

标点 廉湘民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长春·1995年

旧唐书卷一五一

列传第一〇一

高崇文 子承简 伊慎 朱忠亮
 刘昌裔 范希朝 王锬 子稷
 阎巨源 孟元阳 赵昌

高崇文，其先渤海人。崇文生幽州，朴厚寡言，少从平卢军。贞元中，随韩全义镇长武城，治军有声。五年夏，吐蕃三万寇宁州，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，战于佛堂原，大破之，死者过半。韩全义入觐，崇文掌行营节度留务，迁兼御史中丞。十四年，为长武城使，积粟练兵，军声大振。

永贞元年冬，刘辟阻兵，朝议讨伐，宰臣杜黄裳以为独任崇文，可以成功。元和元年春，拜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，兼统左右神策、奉天麟游诸镇兵以讨辟。时宿将专征者甚众，人人自谓当选，及诏出大惊。崇文在长武城，练卒五千，常若寇至。及是，中使至长武，卯时宣命，而辰时出师五千，器用无阙者。军至兴元，军中有折逆旅之匕箸，斩之以徇。西从阆中入，遂却剑门之师，解梓潼之围，贼将邢泚遁归。屯军梓州，因拜崇文为东川节度使。先是，刘辟攻陷东川，擒节度使李康，及崇文克梓州，乃归康求雪已罪，崇文以康败军失守，遂斩之。

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头山，扼两川之要，辟筑城以守，又连八栅，张犄角之势以拒王师。是日，破贼二万于鹿头城下，大雨如

注，不克登乃止。明日，又破于万胜堆。堆在鹿头之东，使骁将高霞寓亲鼓，士攀缘而上，矢石如雨，又命敢死士连登，夺其堆，烧其栅，栅中之贼歼焉。遂据堆下瞰鹿头城，城中人物可数。凡八大战皆大捷，贼摇心矣。

八月，阿跌光颜与崇文约，到行营愆一日，惧诛，乃深入以自赎，故军于鹿头西大河之口，以断贼粮道，贼大骇。是日，贼绵江栅将李文悦以三千人归顺，寻而鹿头将仇良辅举城降者众二万。辟之男方叔、子婿苏强先监良辅军，是日械系送京师，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。德阳等县城皆镇以重兵，莫不望旗率服，师无留行。辟大惧，以亲兵及逆党卢文若齐重宝西走吐蕃。吐蕃素受其赂，且将启之。崇文遣高霞寓、郾定进倍道追之，至羊灌田及焉。辟自投岷江，擒于涌湍之中。西蜀平，乃槛辟送京师伏法。文若赴水死。王师入成都，介士屯于大达，军令严肃，珍宝山积，市井不移，无秋毫之犯。

先是，贼将邢泚以兵二万为鹿头之援，既降又贰，斩之以徇。衣冠陷逆者，皆匍匐衙门请命，崇文条奏全活之。制授崇文检校司空，兼成都尹，充剑南西川节度、管内度支营田观察处置、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。改封南平郡王，食实封三百户，诏刻石纪功于鹿头山下。

崇文不通文字，厌大府案牍谄禀之繁，且以优富之地，无所陈力，乞居塞上以擐边戍，恳疏累上。二年冬，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邠州刺史，邠宁庆三州节度观察等使，仍充京西都统。恃其功而侈心大作，帑藏之富。百工之巧，举而自随，蜀都一罄。以不习朝仪，惮于入觐，优诏令便道之镇。居三年，大修戎备。元和四年卒，年六十四，废朝三日，赠司徒，谥曰威武，配享宪宗庙庭。

子承简，少为忠武军部将，后入神策军。以父征刘辟，拜嘉王傅。裴度征淮、蔡，奏承简以本官兼御史中丞，为其军都押衙。淮西平，诏以郾城、上蔡、遂平三县为潞州，治郾城，用承简为刺史。寻转

邢州刺史，值观察使责时赋急，承简代改百户出其租。

迁宋州刺史，属汴州逐其帅，以部将李介行帅事。介遣其将责宋官私财物，承简执而囚之。自是汴使来者，辄系之，一日并出斩于军门之外，威震郡中。及介兵大至，宋州凡三城，已陷南一城，承简保北两城以拒，凡十余战。会徐州救兵至，介为汴将李质执之，传送京师，兵围宋者即遁去。授承简检校左散骑常侍、袁海沂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

俄迁检校工部尚书、义成军节度、郑滑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入拜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充右街使。复出为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先是，羌虏多以秋月犯西边，承简请军宁州以备之。因疾上言乞入觐，即随表诣阙。大和元年八月，行至永寿县传舍卒，赠司空。

崇文孙骈，历位崇显，终淮南节度使，自有传。

伊慎，袁州人。善骑射，始为果毅。丧母，将营合祔，不识其父之墓。昼夜号哭，未浹日，梦寐有指导焉。遂发垆，果得旧记验。

大历八年，江西节度使路嗣恭讨岭南哥舒晃之乱，以慎为先锋，直逼贼垒，疾战破之，斩首三千级，由是复始兴之地。未几，与诸将追斩晃于泔溪，函首献于阙下。嗣恭表慎功，授连州长史，知当州团练副使，三迁江州别驾。

讨梁崇义之岁，慎以江西牙将从李希烈，摧锋陷敌，功又居多。江汉既平，希烈爱慎之材，数遣善马，意欲縻之，慎以计遁，归命本道。明年，希烈果反。嗣曹王皋始至钟陵，大集将吏，得慎而壮之。大集兵将，缮理舟师。希烈惧慎为曹王所任，遣慎七属之甲，诈为慎书行间焉。上遣中使即军以诘之，曹王乃抗疏论雪。上章未报，会贼兵溯江来寇，曹王乃叶慎勉之令战，大破三千余众，朝廷始信其不贰。累破蔡山栅，取蕲州，降其将李良。又攻黄梅县，杀贼将韩霜露，斩首千余级。优诏褒异，授试太子詹事，封南充郡王，又兼御史中丞、蕲州刺史，充节度都知兵马使。

建中末，车驾在梁、洋，盐铁使包佶以金币溯江将进献，次于蕲口。时贼已屠汴州，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黄梅，以绝江道。慎兵七千遇于永安戍。慎列树三栅，相去数里，偃旗卧鼓。于中栅声鼓，三栅悉兵以击，贼军大乱，少诚脱身以免，斩级不可胜数，江路遂通。又破苟莽栅，进兵围安州。贼阻沮水，攻之不能下。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骑八千来援，慎分兵迎击，战于应山，擒戒虚，缚示城下，遂开门请罪。以功拜安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仍赐实封一百户。希烈又遣将援隋州，慎击之于厉乡，走康步夜，斩首五千级。希烈死，李惠登为贼守隋州，慎飞书招谕，惠登遂以城降。因密奏惠登可用，诏授隋州刺史。

贞元十五年，以慎为安黄等州节度、管内支度营田观察等使。十六年，吴少诚阻命，诏以本道步骑五千，兼统荆南湖南江西三道兵，当其一面。于申州城南前后破贼数千，以例加检校刑部尚书。二十一年，于安黄置奉义军额，以为奉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右仆射。宪宗即位，入真拜右仆射。元和二年，转检校左仆射，兼右金吾卫大将军。以赂第五从直求镇河中，为从直所奏，贬右卫将军。数月，复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兼右卫上将军。元和六年卒，年六十八，赠太子太保。

朱忠亮本名士明，汴州浚仪人。初事薛嵩为将。大历中，诏镇普润县，掌屯田。朱泚之乱，以麾下四十骑奔奉天。德宗嘉之，封东阳郡王，为“奉天定难功臣”。及大驾南幸，为虏骑所获系长于安。贼平，李晟释之，荐于浑瑊，署定平镇都虞候。镇使李朝采卒，遂代之。宪宗即位，加御史大夫。筑临泾城有劳，特加检校工部尚书、泾原四镇节度使，仍赐名。泾上旧俗多卖子，忠亮以俸钱赎而还其亲者约二百人。元和八年卒，赠右仆射。

刘昌裔，太原阳曲人。少游三蜀，杨琳之乱，昌裔说其归顺。及琳授洺州刺史，以昌裔为从事，琳死乃去。

曲环将幽陇兵收濮州也，辟为判官。诏授监察御史，累加至检校兵部尚书，赐紫，兼中丞，充营田副使。贞元十五年，环镇许州，卒，诏上官浚知节度留后。吴少诚攻许州，浚领事，欲弃城走。昌裔追止之曰：“留后既受诏，宜以死守城。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，但坚壁不战，不过五七日，贼势必衰，我以全制之可也。”浚然之。贼日夕攻急，堞壤不得修，昌裔令造战栅木栅以待，募壮士破营，得突将千人，凿城分出，大破之，因立战棚木栅于城上，城以故不陷。兵马使安国宁与浚不善，谋反以城降贼，事泄，昌裔密计斩之。即召其麾下千余人食之，赏缣二匹，伏兵诸要巷，令持缣者悉斩之，无一人得脱。十六年，以全陈许功，以浚为节度使，昌裔为陈州刺史。

韩全义之败溲水也，与诸道兵皆走保陈州，求舍，昌裔登城谓曰：“天子命公讨蔡州，今来陈州，义不敢纳，请舍城外。”而从千骑入全义营，持牛酒劳军。全义不自意。惊喜叹服。十八年，改充陈许行军司马。明年，浚卒，诏昌裔为许州刺史，充陈许节度使，再加检校右仆射。

元和八年五月，许州大水，坏庐舍，漂溺居人。六月，征昌裔加检校左仆射，兼左龙武统军。初，昌裔以老疾而军府无政，因其水败军府，上乃促令韩皋代之。昌裔赴召，至长乐驿，闻有是命，乃上言风眩，请归私第，许之。其年卒，赠潞州大都督。

范希朝字致君，河中虞乡人。建中年，为邠宁虞候，戎政修举，事节度使韩游瓌。及德宗幸奉天，希朝战守有功。累加兼中丞，为宁州刺史。游瓌入觐，自奉天归邠州，以希朝素整肃有声，畏其逼己，求其过将杀之。希朝惧，奔凤翔。德宗闻之，趣召至京师，置于左神策军中。游瓌歿，邠州诸将列名上请希朝为节度，德宗许之，希朝让于张献甫，曰：“臣始逼而来，终代欺任，非所以防觊觎安反侧也。”诏嘉之，以献甫统邠宁。数日，除希朝振武节度使，就加检校礼部尚书。

振武有党项、室韦，交居川阜，凌犯为盗，日入慝作，谓之“刮城

门”。居人惧骇，鲜有宁日。希朝周知要害，置堡栅，斥候严密，人遂获安。异蕃虽鼠窃狗盗，必杀无赦，戎虏甚惮之，曰：“有张光晟苦城久矣，今闻是乃更姓名而来。”其见畏如此。蕃落之俗，有长帅至，必效奇驼名马。虽廉者犹曰当从俗，以致其欢，希朝一无所受。积十四年，皆保塞而不为横。单于城中旧少树，希朝于他处市柳子，命军人种之，俄遂成林，居人赖之。贞元末，累表请修朝觐。时节将不以他故自述职者，惟希朝一人，德宗大悦。既至，拜检校右仆射。兼右金吾大将军。

顺宗时，王叔文党用事，将授韩泰以兵柄，利希朝老疾易制，乃命为左神策、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，镇奉天，而以泰为副，欲因代之，叔文败而罢。宪宗即位，复以检校仆射为右金吾，出拜检校司空，充朔方灵盐节度使。

突厥别部有沙陀者，北方推其勇劲，希朝诱致之，自甘州举族来归，众且万人。其后以之讨贼，所至有功，迁河东节度使。率师讨镇州，无功。既耄且疾，事不理，除左龙武统军，以太子太保致仕。元和九年卒，赠太子太师。

希朝近代号为名将，人多比之赵充国。及张茂昭击王承宗，几覆，希朝玩寇不前，物议罪之。

王锬字昆吾，自言太原人。本湖南团练营将。初，杨炎贬道州司马，锬候炎于路，炎与言异之。后嗣曹王皋为团练使，擢任锬，颇便之。使招邵州武冈叛将王国良有功，表为邵州刺史。及皋改江西节度使，李希烈南侵，皋请锬以劲兵三千镇寻阳。后皋自以全军临九江，既袭得蕲州，尽以众渡，乃表锬为江州刺史、兼中丞，充都虞候，因以锬从。小心习事，善探得军府情状，至于言语动静，巨细毕以白皋。皋亦推心委之，虽家宴妻女之会，锬或在焉。锬感皋之知，事无所避。

后皋攻安州，使伊慎盛兵围之，贼惧皋，请皋使至城中以约降，皋使锬悬而入。既成约，杀不从者以出。明日城开，皋以其众入。伊

慎以贼恼惧，由其围也，不下锬，锬称疾避之。及皋为荆南节度使，表锬为江陵少尹、兼中丞，欲列于宾倖。马彝、裴泰鄙锬请去，乃复以为都虞候。

明年，从皋至京师，皋称锬于德宗曰：“锬虽文用小不足，他皆可以试验。”遂拜鸿胪少卿。寻除容管经略使，凡八年，溪洞安之。迁广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岭南节度使。广人与夷人杂处。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。锬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，所得与两税相埒。锬以雨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，余皆自入。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，则尽没其利，由是锬家财富于公藏。日发十余艇，重以犀象珠贝，称商货而出诸境。周以岁时，循环不绝，凡八年，京师权门多富锬之财。拜刑部尚书。时淮南节度使杜佑屡请代，乃以锬检校兵部尚书，充淮南副节度使。锬始见佑，以趋拜悦佑，退坐司马厅事。数日，诏杜佑以锬代之。

锬明习簿领，善小数以持下，吏或有奸，锬毕究之。尝听理，有遣匿名书于前者，左右取以授锬，锬内之靴中，靴中先有他书以杂之。及吏退，锬探取他书焚之，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。既归省所告者，异日乃以他微事连其所告者，固穷按验之以诘众，下吏以为神明。锬长于部领，程作有法，军州所用竹木，其余碎梢无所弃，皆复为用。掾曹帘坏，吏以新帘易之，锬察知，以故者付缸坊以替簪，其他率如此。每有飧宴，辄录其余以备后用，或云卖之，收利皆自归，故锬钱流衍天下。在镇四年，累至司空。

元和二年来朝，真拜左仆射，未几除检校司徒、河中节度。居三年，兼太子太傅，移镇太原。时方讨镇州，锬缉绥训练，军府称理，锬受符节居方面凡二十余年。九年，加同平章事。十年卒，年七十六，赠太尉。锬将卒，约束后事甚明，如知其死日。

锬附太原王翊为从子，以婚阔自炫，翊子弟多附锬以致名官。又尝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自称儒者，人皆笑之。

子稷，历官鸿胪少卿。锬在藩镇，稷尝留京师，以家财奉权要，

视官高下以进赂，不待白其父而行之。广治第宅，尝奏请藉坊以益之，作复垣洞穴，实金钱于其中。贵官清品，溺其赏宴而游，不惮清议。及父卒，为奴所告稷换镬遣表，隐没所进钱物。上令鞠其奴于内仗，又发中使就东都验责其家财。宰臣裴度苦谏，于是罢其使而杀奴。稷长庆二年为德州刺史，广赍金宝仆妾以行。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，故致本州军乱，杀稷，其室女为全略所虏，以妓媵处之。

稷子叔泰。开成四年，沧州节度使刘约上言：“王稷为李全略所杀，家无遗类。稷男叔泰，时年五岁，郡人宋忠献匿之获免，乃收养之，今已成长。臣奖其义，忠献已补职，叔泰津送以闻。”文宗诏曰：“王镬累朝宣力，王稷一旦捐躯，须录孤遗，微申悯念。王叔泰委吏部与九品官，令奉祭。”

阎巨源，贞元十九年以胜州刺史摄振武行军司马。属希朝入觐，遂代为节度。以材力进，无他智能。初不知书而好文其言，辄乖误，时人多摭其谈说以为戏，然以宽厚为将卒所怀。后为邠宁节度使、检校左仆射。元和九年卒。

孟元阳，起于陈许军中，理戎整肃，勤事，善部署。曲环之为节度，元阳已为大将，环使董作西华屯。元阳盛夏芒屨立稻田中，须役者退而后就舍，故其田岁无不稔，军中足食。环卒，吴少诚寇许州，元阳城守，外无救兵，攻围甚急，而终不能傅其城，贼乃罢兵。韩全义五陵之败，诸军多私归，元阳及神策都将苏元策、宣州都将王干各率部留军潞水，破贼二千余人。兵罢，加御史大夫。元和初，拜河阳节度、检校尚书。五年，拜右仆射、昭义节度，入为右羽林统军，封赵国公。俄拜左金吾大将军，复除统军。元和九年卒，赠扬州大都督。

赵昌字洪祚，天水人。祖不器，父居贞，皆有名于时。李承昭为

昭义节度，辟昌在幕府。贞元七年，为虔州刺史。属安南都护为夷獠所逐，拜安南都护，夷人率化。十年，因屋坏伤胫，恳疏乞还，以检校兵部郎中裴泰代之，入拜国子祭酒。及泰为首领所逐，德宗诏昌问状。昌时年七十二，而精健如少年者，德宗奇之，复命为都护，南人相贺。

宪宗即位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寻转户部尚书，充岭南节度。元和三年，迁镇荆南，征为太子宾客。及得见，拜工部尚书、兼大理卿。岁余，让卿守本官。六年，除华州刺史，辞于麟德殿。时年八十余，趋拜轻捷，召对详明，上退而叹异，宣宰臣密访其颐养之道以奏为焉。在郡三年，入为太子少保。九年卒，年八十五，赠扬州大都督。谥曰成。

史臣曰：高崇文以律贞师，勤于军政，戎麾指蜀，遽立奇功，可谓近朝之良将也。伊慎、朱忠亮、刘昌裔、范希朝、阎巨源、孟元阳、赵昌等，各立功立事，亦一时之名臣。王锬明可照奸，忠能奉主，此乃垂名于后也。至若竹头木屑，曾无弃遣，作事有程，俭而足用，则又士君子之为也。如贼收贵出，务积珠金，唯利是求，多财为累，则与夫清白遣子孙者远矣。凡百在位，得不鉴之。

赞曰：崇文之功，显于西蜀。伊慎之忠，见乎南服。朱、刘、范、阎，各有其目。元阳、赵昌，不无遗躅。惟彼太原，战勋可录。累在多财，子孙不禄。

旧唐书卷一五二

列传第一〇二

马璘 郝廷玉 王栖曜 子茂元

刘昌 子士泾 李景略 张万福

高固 郝玼 段佐

史敬奉 野诗良辅附

马璘，扶风人也。祖正会，右威卫将军。父晟，右司御率府兵曹参军。璘少孤，落拓不事生业。年二十余，读《马援传》至“大丈夫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而归”，慨然叹曰：“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！”开元末，杖剑从戎，自效于安西。以前后奇功，累迁至左金吾卫将军同正。

至德初，王室多难，璘统甲士三千，自二庭赴于凤翔。肃宗奇之，委以东讨。殄寇陕郊，破贼河阳，皆立殊效。尝从李光弼攻贼洛阳，史朝义自领精卒，拒王师于北邙，营垒如山，旌甲耀日，诸将愕眙不敢动。璘独率所部横戈而出，入贼阵者数四，贼因披靡溃去。副元帅李光弼壮之，曰：“吾用兵三十年，未见以少击众，有雄捷如马将军者。”迁试太常卿。

明年，蕃贼寇边，诏璘赴援河西。广德初，仆固怀恩不顺，诱吐蕃入寇，代宗避狄陕州。璘即日自河右转斗戎虏间，至于凤翔。时蕃军云合，凤翔节度使孙志直方闭城自守，璘乃持满外向，突入悬

门，不解甲，背城出战，吐蕃奔溃。璘以劲骑追击，俘斩数千计，血流于野，由是雄名益振。代宗还宫，召见慰劳之，授兼御史中丞。

永泰初，拜四镇行营节度，兼南道和蕃使，委之禁旅，俾清残寇。俄迁四镇、北庭行营节度及邠宁节度使、兼御史大夫，旋加检校工部尚书。以犬戎浸骄，岁犯郊境，泾州最邻戎虏，乃诏璘移镇泾州，兼权知凤翔陇右节度副使、泾原节度、泾州刺史，四镇、北庭行营节度使如故，复以郑、滑二州隶之。璘词气慷慨，以破虏为己任。既至泾州，分建营堡，缮完战守之具，频破吐蕃，以其生口俘馘来献，前后破吐蕃约三万余众。在泾州令宽而肃，人皆乐为之用。镇守凡八年，虽无拓境之功，而城堡获全，虏不敢犯，加检校右仆射。上甚重之，迁检校左仆射知省事。诏宰臣百僚于尚书省送上，进封扶风郡王。

璘虽生于士族，少无学术忠而能勇，武干绝伦，艰难之中，颇立忠节，中兴之猛将也。年五十六，大历十二年卒，德宗悼之，废朝，赠司徒。

璘久将边军，属西蕃寇扰，国家倚为屏翰。前后赐与无算，积聚家财，不知纪极。在京师治第舍，尤为宏侈。天宝中，贵戚勋家，已务奢靡，而垣屋莠存制度。然卫公李靖家庙，已为嬖臣杨氏马厰矣。及安、史大乱之后，法度隳弛，内臣戎帅，竞务奢豪，亭馆第舍，力穷乃止，时谓“木妖”。璘之第，经始中堂，费钱二十万贯，他室降等无几。及璘卒于军，子弟护丧归京师，士庶观其中堂，或假称故吏，争往赴吊者数十百人。德宗在东宫，宿闻其事，及践祚，条举格令，第舍不得逾制，仍诏毁璘中堂及内官刘忠翼之第，璘之家园，进属官司。自后公卿赐宴，多于璘之山池。子弟无行，家财寻尽。

郝廷玉者，骁勇善格斗，事太尉李光弼，为帐中爱将。乾元中，史思明再陷洛阳，光弼拔东都之师保河阳。时三城壁垒不完，刍粮不支旬日，贼将安太清等率兵数万，四面急攻。光弼惧贼势西犯河、潼，极力保孟津以掎其后，昼夜婴城，血战不解，将士夷伤。光弼召

诸将讯之曰：“贼党何面难抗？”或对曰：“西北隅最为勍敌。”乃亟召廷玉谓之曰：“凶渠攻西北者难奈，尔为我决胜而还。”辞曰：“廷玉所领，步卒也，愿得骑军五百。”光弼以精骑三百授之。光弼法令严峻，是日战不利而还者，不解甲斩之。廷玉奋命先登，流矢雨集，马伤不能军而退。光弼登堞见之，骇然曰：“廷玉奔还，吾事败矣！”促令左右取廷玉首来。廷玉见使者曰：“马中毒箭，非败也。”光弼命易马而复，径骑冲贼阵，驰突数四，俄而贼党大败于河壖，廷玉擒贼将徐璜而还。由是贼解中泽之围，信宿退去。前后以战功累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试太常卿，封安边郡王。从光弼镇徐州。光弼薨，代宗用为神策将军。

永泰初，仆固怀恩诱吐蕃、回纥入犯京畿，分命诸将屯于要害，廷玉与马璘率五千人屯于渭桥西窰底。观军容使鱼朝恩以廷玉善阵，欲观其教阅。廷玉乃于营内列部伍，鸣鼓角而出，分而为阵，箕张翼舒，乍离乍合，坐作进退，其众如一。朝恩叹曰：“吾在兵间十余年，始见郝将军之训练耳。治戎若此，岂有前敌耶？”廷玉凄然谢曰：“此非末校所长，临淮王之遣法也。太尉善御军，赏罚当功过。每校旗之日，军士小不如令，必斩之以徇，由是人皆自效，而赴蹈驰突，有心破胆裂者。太尉薨变已来，无复校旗之事，此不足军容见赏。”

王缙为河南副元帅，诏以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，累授秦州刺史。大历八年卒，追录旧勋，赠工部尚书。

王栖曜，濮州濮阳人也。初游乡学。天宝末，安禄山叛，尚衡起义兵讨之，以栖曜为牙将。下袁、郛诸县，军威稍振。进为衙前总管。初，逆将邢超然据曹州，栖曜攻之。超然乘城号令，栖曜曰：“自可取也！”一箭殒之，城中气慑，遂拔曹州。及衡居节制，授右威卫将军、先锋游奕使。随衡入朝，授试金吾卫将军。

上元元年，王玙为浙东节度使，奏为马军兵马使。广德中，草贼袁晁起乱台州，连结郡县，积众二十万，尽有浙江之地。御史中丞袁傒东讨，奏栖曜与李长为偏将，聊日十余战，生擒袁晁，收复郡邑十

六，授常州别驾、浙西都知兵马使。

时江左兵荒，诏内常侍马日新领汴滑军五千镇之。日新贪暴，贼萧庭兰乘人怨诉，逐之而劫其众。时栖霞游奕近郊，为贼所胁，进围苏州。栖霞因其懈怠，挺身登城，率城中兵复出击贼，其众大溃。迁试金吾大将军。

李灵曜叛于汴州，浙西观察使李涵俾栖霞将兵四千为河南掎角。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，累加至御史中丞。李希烈既陷汴州，乘胜东侵，连陷陈留、雍丘，顿军宁陵，期袭宋州。浙西节度使韩滉命栖霞将强弩数千，夜入宁陵。希烈不之知，晨朝，弩矢及希烈坐幄，希烈惊曰：“此江、淮弩士入矣！”遂不敢东去。

贞元初，拜左龙武大将军，旋授鄜坊丹延节度观察使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。贞元十九年卒于位。子茂元。

茂元幼有勇略，从父征伐知名。元和中为右神策将军。大和中检校工部尚书、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在安南招怀蛮落，颇立政能。南中多异货，元积聚家财钜万计。李训之败，中官利其财，掎摭其事，言茂元因王涯、郑注见用。茂元惧，罄家财以赂两军，以是授忠武军节度、陈许观察使。会昌中，为河阳节度使。是时河北诸军讨刘稹，茂元亦以本军屯天井，贼未平而卒。

刘昌字公明，汴州开封人也。出自行间，少学骑射。及安禄山反，昌始从河南节度张介然，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。及史朝义遣将围宋州，昌在围中，连月不解，城中食尽，贼垂将陷之。刺史李岑计蹙，昌为之谋曰：“今河阳有李光弼制胜，且江、淮足兵，此廩中有数千斤麴，可以屑食。计援兵不二十日当至。东南隅之敌，众以为危，昌请守之。”昌遂被铠持盾登城，陈逆顺以告谕贼，贼众畏服。后十五日，副元帅李光弼救军至，贼乃宵溃。光弼闻其谋，召置军中，超授试左金吾卫郎将。光弼卒，宰臣王缙令归宋州为牙门将。转太仆卿，兼许州别驾。

李灵曜据汴州叛，刺史李僧惠将受灵曜牵制，昌密遣曾神表潜说僧惠。僧惠召昌问计，昌泣陈其逆顺，僧惠感之，乃使神表齐表诣阙，请讨灵曜，遂翦灵曜左翼。汴州平，李忠臣嫉僧惠功，遂欲杀昌，昌潜遁。及刘玄佐为刺史，乃复其职。又转太常卿，兼华州别驾。玄佐寻为宋亳颍宣武军节度使，昌自下军为左厢兵马使。

李纳反，以师收考城，充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，加检校太子詹事、兼御史中丞。明年，玄佐围濮州，昌摄濮州刺史。李希烈既陷汴州，玄佐遣将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，城陷，翼赴水死。自宋及江、淮，人心震恐。时昌以三千人守宁陵，希烈率五万众阵于城下，昌深堑以遏地道，凡四十五日，不解甲胄，躬励士卒，大破希烈。希烈解围攻陈州，刺史李公廉计穷，昌从刘玄佐以浙西兵合三万人救之。至陈州西五十里与贼遇，昌晨压其阵，及未成列，大破之，生擒其将翟曜。希烈退保蔡州，自此不复侵軼。诏加检校左散骑常侍。随玄佐收汴州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增实封通前二百户。丁母忧加，起复加金吾卫大将军，赠其母梁国夫人。

贞元三年，玄佐朝京师，上因以宣武士众八千委昌北出五原。军中前却沮事，昌继斩三百人，遂行。寻以本官授京西北行营节度使。岁余，授泾州刺史，充四镇、北庭行营，兼泾原节度支度营田等使。昌躬率士众，力耕三年，军食丰羨，名闻阙下。复筑连云堡，受诏城平凉，以扼弹箚峡口。昌命徒庀事，旬余而毕。又于平凉西别筑胡谷堡，名曰彰信。平凉当四会之冲，居北地之要，分兵援戍，遏其要冲，遂以保宁边鄙，加检校右仆射。

昌初至平凉劫盟之所，收聚亡歿将士骸骨坎瘞之，因感梦于昌，有愧谢之意。昌上闻，德宗下诏深自克责，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、内造衣服数百袭，令昌收其骸骨，分为大将三十人，将士百人，各具棺槨衣服，葬于浅水原。建二冢，大将曰“旌义冢”，将士曰“怀忠冢”。诏翰林学士撰铭志祭文。昌盛陈兵设幕次，具牢饌祭之。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，焚其衣服纸钱，别立二石堆，题以冢名。诸道师徒，莫不感泣。

昌在西边仅十五年，强本节用，军储丰羨。及婴疾，约以是日赴京求医，未发而卒，年六十四，废朝一日，赠司空。子士泾。

士泾，德宗朝尚主，官至少列十余年，家富于财。结托中贵，交通权幸。宪宗朝，迁太府卿。制下，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，言士泾不合居九卿，辞语激切。宪宗谓弘景曰：“士泾父有功于国，又戚属，制书宜下。”弘景奉诏。士泾善胡琴，多游权幸之门，以此为之助，时论鄙之。

李景略，幽州良乡人也。大父楷固。父承悦，檀州刺史、密云军使。景略以门荫补幽州功曹。大历末，寓居河中，阖门读书。李怀光为朔方节度，招在幕府。五原有偏将张光者，挟私杀妻，前后不能断。光富于财货，狱吏不能劾。景略讯其实，光竟伏法。既而亭午有女厉被发血身，膝行前射而去。左右有识光妻者，曰：“光之妻也。”因授大理司直，迁监察御史。及怀光屯军咸阳，反状始萌。景略时说怀光请复宫阙，迎大驾，怀光不从。景略出军门恸哭曰：“谁知此军一日陷于不义。”军士相顾甚义之，因退归私家。

寻为灵武节度杜希全辟在幕府，转殿中侍御史，兼丰州刺史、西受降城使。丰州北扼回纥，回纥使来中国，丰乃其通道。前为刺史者多懦弱，虏使至则敌礼抗坐。时纥遣梅录将军随中官薛盈珍入朝，景略欲以气制之。郊迎，传言欲先见中使，梅录初未喻。景略既见盈珍，乃使谓梅录曰：“知可汗初没，欲申吊礼。”乃登高垆位以待之。梅录俯俛前哭，景略因抚之曰：“可汗弃代，助你号慕。”虏之骄容威气，索然尽矣。遂以行呼景略。自此回纥使至景略，皆拜之于庭，由是有威名。杜希全忌之，上表诬奏，贬袁州司马。希全死，征为左羽林将军，对于延英殿，奏对衍，衍有大臣风采。

时河东李说有疾，诏以景略为太原少尹、节度行军司马。时方镇节度使少征入换代者，皆死亡乃命焉，行军司马尽简自上意。受命之日，人心以属。景略居疑师之地，势已难处。回纥使梅录将军